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郭墉

謄録貢生臣王兆泰

西漢年紀卷十二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元光四年冬十二月丁亥地動大事記晦殺魏其侯竇嬰於渭城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族灌夫棄魏其侯市於元光五年十月漢書灌夫傳亦載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非也按傳既族灌夫殺竇嬰至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漢書本紀百官表史記大事記皆載蚡死於元光四年三月乙卯不應灌夫竇嬰之死反在蚡後明傳誤矣今從紀表初嬰已為大將軍方盛田蚡為諸曹郎

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及蚡為丞相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埶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夫獨否

蚡傳
吳楚反時夫父張孟戰死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肎隨喪歸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以此名聞天下夫為人剛直使酒諸埶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許吏反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

容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賔客為利權横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家居卿相侍中賔客益衰及竇嬰失埶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猒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千容反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

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音灑又所寄反埽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延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延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之欲反蚡蚡不起夫從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

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埶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讀與慢同又莫連反好謝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後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按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名列侯宗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呫囁昌涉反人涉反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

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
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古麾字夫夫出蚡遂怒
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騎縛夫置傳舍
名長史曰今日名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
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
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

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音忤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毁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徒各反無可柰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

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卬（讀曰仰）視天俛畫地辟（普計反）睨（吾計反）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迺不知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輘（音凌）轢（郎擊反）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丕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

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
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
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
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
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
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别言兩人蚡已罷朝

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許吏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而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齰仕客反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步戶反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

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廼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按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書罪當棄市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乃聞有劾即陽病痱音肥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廼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灌夫傳

鄭當時貶秩為詹事當時傳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

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遠矣史記傳贊

春丞相田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灌夫共守笞欲殺之三月乙卯蚡死本紀蚡傳韓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上欲用為丞相使

視蹇甚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免安國傳百官表秋九月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百官表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刺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歐傳是歲翕侯邯鄲坐行不請長信免侯表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史記年表德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對三雍宮文約指明帝色然難之謂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

知其意歸則縱酒聽樂漢名臣奏所載杜業奏春正月薨本紀考異曰帝語班馬不載而見名臣奏蓋河間王栗姬子太子榮同母弟也榮廢而武帝立固已不能無疑於栗氏子矣況德賢明如此而屬又稱兄此帝之所以尤不能無忌也德知其意歸而縱酒曾未三月而繼之以死蓋等死也當時之事勢如此而史氏不載幸其軼見於他說故後世得商其情焉以是推之史所諱晦因以湮沒而不傳者亦何可勝數豈獨此哉豈獨此哉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子不害嗣河間王傳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弋二反河間王所獻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樂禮樂志夏發巴蜀卒

千人治西南夷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西南夷傳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

頸舉踵喁喁(魚龍反)然皆鄉(讀曰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路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之欲反)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

人懐怨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古野字）屮（古草字）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

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所具反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相如傳

秋七月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十萬然竟無子外戚世家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大逆無道梟首於市

乙巳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罷退居長門宮紀傳竇太主數讓帝姊平陽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主曰用無子故廢耳外戚世家張湯治皇后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中大夫趙禹定諸律令湯禹傳湯作越宮律二十七篇禹作朝律六篇兩語見晋志時帝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

之屬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兩語見禹傳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讀為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刑法志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本紀菑川

國復推上公孫宏宏謝曰前已甞西用不能罷初宏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宏迺移病免歸願更選國人固推宏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葢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古草字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許穢反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

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之欲反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宏對曰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卬舉反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

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之謂仁明是非立可否之謂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扶問反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

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為第一名見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宏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敝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敝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

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宏稱周公之治宏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宏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音巡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宏尚竊遲之上異其言宏每朝會議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考異曰漢書本紀以為元光元年宏對策宏傳以為元光五年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宏為左內史在元光五年荀紀亦載對策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記亦云宏以元光五年為國人所推上為賢良觀此則宏之再舉在元光五年明矣本紀續食之詔載於八月之後若此詔在八月則宏不應於今年已為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於年末耳今從通鑑添是歲兩字宏為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宏傳詹事鄭當時為大農令百官表當時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

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於已閒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然當時在朝常趨和胡卧反承意不敢甚斥臧否當時傳下邽翟公為廷尉表載於此年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廼見胡電反見當時傳以故御史大夫韓安國為中尉百官表

六年春大農鄭當時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

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河渠書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出上谷公孫賀出雲中公孫敖出代李廣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唯青賜

爵關內侯考異曰漢書本紀載於春秋匈奴數千人盜匈奴傳以為秋今從本紀

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備胡本紀安國青匈奴傳考異曰漢書本紀載於秋匈奴傳以為冬今從本紀案韓安國傳及百官表安國以

元光五年為中尉歲餘徙衛尉此本於五年書安國為中尉此處忽書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而此上不書從衛尉事疑有脫文是歲南夷始置郵亭史記大事記先是司馬相如

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

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

詰難之以風天子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以為元光六年德茂

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冄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

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兹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爭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葢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

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所宜反沈澹徒濫反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步千反胝竹尸反無胈步曷反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齱初角反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谹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

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絫號泣内鄉而怨曰葢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溥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巳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

已故北出師以討强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音忽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

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
音猶焦朋已翔夫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悲夫於是
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
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
罔靡徙遷延而辭避相如傳堂邑侯陳午薨竇太主寡居
年五十餘矣董偃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侯家主見其
姣音狡好因留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使散財交士令

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疾疾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偃上曰願謁主人翁公主脫簪珥音餌徒跣頓首謝因引偃隨主伏殿下上為之起常從游戲北宫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辟戟前諫上曰善考異曰通鑑載於元光五年非也外戚傳陳后廢明年陳午薨主寡居私近董偃按侯表堂邑侯陳午以孝文三年嗣侯四十八年薨當在元光六年如此則元光五年午尚未薨於竇太主豈得云寡居今載於陳午薨之年後又東方朔諫帝二事皆不得其時今附見於此

後隆慮音廬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内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之欲反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

湯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
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召讓朔
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曰
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銷憂者莫若酒所
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上復以朔為
中郎賜帛百匹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
容問東方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
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

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徒奚反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音桓又音官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於粉反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户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瑇音代瑁音味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叢字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

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内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宏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與謿同竹交反）而已（東方朔傳）中大夫趙禹為中尉（百官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十三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元朔元年冬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本紀衛子夫生男據外戚傳時上年二十九乃得皇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臯作禖祝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戾太子枚乘傳春三月立皇后衛氏本紀枚臯奏賦以戒終枚乘傳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及

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不可以配人主也外戚世家秋東夷薉君降置滄海郡通鑑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言事考異曰荀氏漢紀載于元光二年正以三人上書俱論匈奴時上用王恢策屯馬邑故附見于後然非其實也呂氏大事記載于元光元年以主父偃傳元光元年入關見衛將軍故附于此時然衛青元光五年方為將軍擊匈奴不應先以為稱恐俗所行本字有誤通鑑考異云誤以朔字為光字恐或然耳兼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以史攷之南夷置郵亭衛青燔龍城皆元光五年事畧薉州建滄海郡又元朔元年事不應徐樂先時言之三子皆諫伐匈奴正以衛青連歲出師之故通鑑載于元朔元年置滄海郡之後得之矣今從通鑑又

嚴安所論同姓弱州郡強一段此誠見于漢家安危治亂之端當是時也廷誠往往寃鼂錯之策惟恐同姓之不削而嚴安獨憂之故劉昭以為嚴安忼慨發憤謂千里之威即古之強國慮非安本無窮之計其後漢家正以中外单微王莽得不降揩序而運天下則嚴安豈無見而言哉通鑑削去此一段深所未諭

偃始學長短縱横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土得反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廼西入關見衛青青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廼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

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

毆(與驅同)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生變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徒河反)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嚴安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

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盗賊銷盗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

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强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

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及秦皇帝崩天

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

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力瑞反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女居反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鉅依切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亾公室早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

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曽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火故反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

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讀曰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埶雖布衣窮居之士

或首難而危海内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
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埶雖有彊國勁兵不待還讀曰
旋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
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
五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
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
之埶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其要期
使天下無土崩之埶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

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讀曰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寛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時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讀曰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

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主父偃等傳　初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至是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事下公卿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燕王主父偃傳　考異曰史記表載于此年漢本紀載于元朔二年今從史記年表魯恭王餘薨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

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恭王傳荀氏漢紀

二年冬賜淮南王安几杖毋朝通鑑考異曰漢書本紀曰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顔注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按年表菑川王志以孝文十六年立在位三十五年至元光五年薨今王乃其子建按建乃齊悼惠王之孫不應云諸父列兼嗣位之二年亦無由免其朝謁當是紀誤今從通鑑刋去菑川王三字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本紀主父偃謀闗馬及弩不得出絕游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詿誤其君之罪上從之

而諸侯王合從之事絶矣新序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畧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遂取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以三千八百戸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按恩澤侯及功臣侯表衛青蘇建以三月丙辰封張次公以五月己巳封非一時此本連書之疑誤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髙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絶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鋭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敺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户本紀青傳是時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虗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平準書

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夏詔强宗大姓不得族居謝承後漢

書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考異曰荀紀載於建元二年置茂陵邑之後按本紀三年賜徙茂陵者錢則置陵之時固已徙民矣但是時衛青公孫宏皆未貴又元朔二年用主父偃說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郭解傳時齊國絶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齊王傳

三年冬御史大夫張歐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家於陽陵歐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元朔二年按史記平

津侯傳云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宏為御史大夫荀紀亦載於三年今從史記荀紀

太史公曰仲尼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上欲以蓼侯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孔叢子通鑑

左內史公孫宏為御史大夫汲黯曰宏位三公奉禄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宏宏謝曰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

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宏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宏傳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傳郭解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

所殺甚衆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許吏反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及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解兄子斷楊掾頭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廼下吏捕解解亡久之得解窮治所犯吏奏解無辠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

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辠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考異曰通鑑載於元朔二年蓋因徙郭解事終言之按解傳御史大夫公孫宏當解大逆無道公孫宏除御史大夫在三年不應郭解之族反在二年也通鑑刊去御史大夫四字非是今從本傳載于公孫宏除御史大夫之後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讀曰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五奚反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音荀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它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閒

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讀曰嚮者朱家所羞也游俠傳

班固曰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後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合從連衡力政爭强而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

夏四月匈奴單于太子於單來降封涉安侯侯表按原本不書封於單事夏四月下直接漢方欲事滅胡云云事義未安今補入漢方欲事滅胡因欲

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
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
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
中益寛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至大宛大宛見騫
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
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反至漢漢之賂遺王財物
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譯抵康居康居傳
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

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冦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稺斜逐於單國内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考異曰西南夷傳云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功臣表騫以元朔六年三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故因是歲伊稺斜立終言之上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騫匈奴大宛傳匈奴數萬

騎入代郡殺太守共讀曰龔友畧千餘人本紀匈奴傳　六月庚午皇太后王氏崩本紀以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軍北軍見衛霍傳皇太后合葬陽陵本紀外戚傳　是歲中大夫張湯為廷尉百官表　南陽太守義縱薦杜周於湯湯以為廷尉史杜周傳　時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千乘兒寛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郤矣掾史莫知所為寛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寛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寛與語乃奇其材

以為掾上寛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
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寛上曰吾固聞之久矣
寛傳是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宏等以
兒寛為奏讞掾以古義決疑獄通鑑請博士弟子治尚書
春秋補廷尉史奏讞疑必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法廷尉挈口計反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摧謝
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臣
弗用愚抵此罪常釋所治即上意所欲辠予監吏深刻

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文深意忌不專平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公孫宏數稱其美湯傳汝陰何比干為廷尉正與湯同時湯治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比干嘗學尚書于鼂錯東漢何敞傳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本紀

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丞相薛澤免以御史大夫公孫宏爲丞相百官表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宏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襃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宏爲平津侯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載元朔五年而史記侯表及漢書恩澤侯表乃載封侯于元朔三年然宏以拜爲丞相故得封侯拜相既在五年不應封侯反在三年也當是五字誤作三字今載于五年是時上方興功業屢

舉賢良宏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賛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奉禄皆以給之西京雜記汲黯常毀儒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懐四夷汲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

民巧弄上分別文法張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黷常面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宏湯宏湯心深疾黯雖天子亦不說也汲黯傳

董仲舒為人廉直宏希世用事仲舒以宏為從諛宏嫉之膠西王端上凡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居家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自

漢興至於五世唯仲舒名為明春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數遣使者及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仲舒傳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小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

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户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隂安侯登為發干侯按原本脫春大將軍以下至此衛青三子既封以下未有緣起今補入衛青三子既封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柰何用為夫

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史記褚補夏四月丁未以河東太守九江番係為御史大夫百官表係在河東日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而緣反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

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河渠書六月詔曰盖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丞相宏御史大夫條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理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

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輙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輙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輙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

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本紀儒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自孔子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

好學後陵遲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

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
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
樂弦歌之聲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
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
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
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
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

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扶尤反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

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公孫宏為學官悼道之鬱滯請置弟子員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太常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免為城旦侯表百官表

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音郭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輙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

蓄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
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
刑措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
侍中中大夫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
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
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立
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内抗敝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
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

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及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

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吾邱壽王傳　考異曰通鑑載于今年冬十一月公孫宏拜相之後按壽王對曰今陛下舉俊材興學官觀此蓋在博士置弟子員之後也置弟子員在今年六月不應挾弓弩對反在前也今移于置弟子員後又吾邱壽王傳云是時壽王為光祿大夫侍中攷百官表泰初元年武帝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公孫宏以元朔五年相元狩二年薨大初之元距元朔五年尚二十年不應壽王得預為之也明傳誤今改為中大夫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匈奴傳本紀是

歲中尉趙禹為少府百官表　張湯凡事禹兩人交驩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禹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絶知友賔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禹見法輙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張湯趙禹傳　詔募衛將軍青舍人以為郎青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青青呼所舉舍人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禹曰吾聞將門之下

必有將類今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禹悉召舍人百餘人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青見此兩人貧意不平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安對曰決嫌疑定是非辯官治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安護北軍仁護邊田穀於河上褚先生補史記淮南王太子遷學

用劒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試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欲從軍者輙詣京師被即欲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司漢

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即使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

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

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安與衡山王睗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叛逆反具亦心結賔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初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音彭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

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子勇反史讀曰勇王謀反事王奇其子孝材能佩之王印號曰將軍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扶萌反車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閒而有

之望如是是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淮南衡山王傳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夏四月復將六將軍絶幕大克獲前將軍翕侯趙信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見急遂奔降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身脱還贖為庶人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齊人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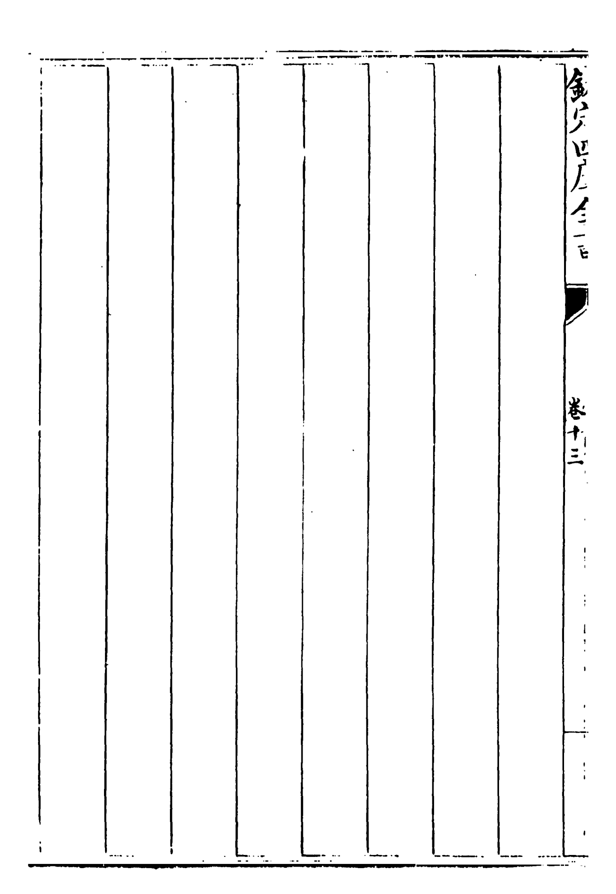
身食萬户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乃拜寗乗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讀曰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絶國功封騫為博望侯衛青傳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絶幕以誘罷漢兵徼工堯反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匈奴傳是時也得

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士馬前後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

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平準書 食貨志

時方事匈奴河南人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

者貸（土戴反）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使者曰茍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則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不報數歲乃罷式（卜式傳）



西漢年紀卷十四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五蹄若麃蒲交反然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作白麟歌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謁者給事中濟南終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

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禄罷讀曰疲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

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来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邱以應緝熈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

以類推今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支内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觧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後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竹仲反本紀封禪書郊祀志軍傳司馬安為中尉百官表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本紀先是淮南王安坐東宮召楚人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寛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

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

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覩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銷銅以為錢東煑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犇走而東身死絶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大王不從臣計臣竊悲大王為羣

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上書於天子曰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

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宏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淮南事於宏宏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以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説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覸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措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

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
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
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
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
者黄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
有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
絶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
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

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

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内趙國人言曰絶成皐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

勝兵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公何以言其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天下嗷然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内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行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按淮南王及伍被傳此下有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耶一段反覆百餘言此本不載當是脫落　王欲發中國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

石偽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絶豫章之口强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閒猶可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

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與太子謀名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爲觧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内史中尉不來無益也王猶豫計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絶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刑不殊被詔吏自告與王謀反吏捕索得反具以聞上

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懐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

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宏廷尉湯等以聞淮南王伍被傳通鑑時田蚡已死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報天子皆以為是五行志史記儒林傳又令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國

除為九江郡淮南王傳岸頭侯張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侯表城陽王子有利侯釘音丁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王子侯表衡山王賜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

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聞即自刭殺王后太子爽及孝皆棄市諸與衡山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衡山王傅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

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决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平準書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

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公孫宏自以為無功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竹刃反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令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時病甚恐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不許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

視事宏傳夏四月丁卯立皇太子本紀按原本脫丁卯以下六字今補入選羣臣可為太子傅者以石慶為太子太傅莊青翟為太子少傅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石慶傳戾太子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於申公為博士上使與董仲舒議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比頻寐反輯與集同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

而善之儒林傳五月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本紀張騫言大夏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令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閒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駹音尨出冉出徙音斯出邛僰蒲北反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

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先蘂反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音顛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張騫大宛西南夷傳通鑑是歲會稽太守朱買臣為主爵都尉百官表初買臣坐事免久之名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

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横海將軍韓説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買臣傳 樂安侯李蔡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本紀）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宏薨壬辰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百官表本紀）宏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字直百金（西京襍記）宏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相位其後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邱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宏傳）是日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荀紀　考異曰百官表載李蔡相於二年張湯為御史大夫於三年皆以三月壬辰日除疑其為一日也）

益李蔡既為相故以湯補其闕耳及考荀氏漢紀乃併書於二年三月壬辰當是此時表本猶未誤耳而史記將相名臣表亦載湯除御史大夫於二年又長歷三年三月無壬辰益信今百官表為誤今從荀紀史記表

上既數征匈奴有功汲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及宏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已而宏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来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黯傳以冠軍侯霍去病為驃

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考異曰霍去病傳以為元狩三年春而漢書本紀載於二年春今從本紀虖匈奴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隃與踰同烏盭古戾字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之涉反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意曹反蘭臯下殺折上列反蘭王斬盧侯王鋭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下昆反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去病傳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音巡象能

言烏本紀驃騎將軍霍去病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畧數百人考異曰通鑑書於遣張騫李廣之後按本紀及匈奴傳云驃騎合騎侯出北地而匈奴入代郡鴈門漢復遣張騫李廣出右北平是騫廣之再遣正由匈奴之盜邊也今從本紀及匈奴傳漢使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考異曰本紀云李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按列傳廣將四千騎與匈奴戰漢兵死者過半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如此是亡其三千騎耳紀云亡其四千人獨身脫還非是今從列傳而去病出北地捕首虜甚

多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本紀霍去病李廣匈奴傳通鑑

東王寄羨初淮南王安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本紀膠東王傳秋匈奴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去病匈奴傳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考異曰漢書食貨志

云三萬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作二萬乘既至長安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平準書封渾邪王萬户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與氓同咸犇于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

河塞庶幾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驃騎將軍（去病傳）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夫人之貌（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以為王夫人漢書外戚傳以為李夫人二書不同按少翁之死在元狩四年而褚先生在元狩六年帝欲王諸子時齊王閎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願居雒陽帝曰先帝以來無王雒陽者關東之國莫勝於齊乃立閎為齊王是元狩之六年王夫人尚無恙而少翁之死已二年矣豈得云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乎又外戚世家曰及衛后色衰而趙之王夫人幸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是李夫人又在王夫人後史記以為王夫人既不可漢書以為李夫人尤不可今除其姓云上有所幸夫人庶不牴牾耳）天子自帷中望見

馬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考異曰通鑑載於四年按封禪書載於郊雍獲一角獸之明年當是元狩二年今從封禪書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封禪書重侯擔丁甘反坐不使人為秋請免擔河間獻王子也王子侯表

三年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鄼侯本紀時卜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

縣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　式又盡復與官卜式傳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

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裡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縁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

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佗果反）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考異曰漢書本紀元狩五年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按食貨志前已銷半兩錢鑄三銖錢後以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非行五銖而始廢半兩也食貨志又言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如是當是四年紀載於五年亦非是）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

致富羡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徒計反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寛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

有差事在元光六年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而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平準書食貨志天下事皆決於張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

侵漁於是痛繩以辠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病其隆貴如此張湯傳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卜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讀曰諷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居畧反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

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式傳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讀曰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内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讀曰悅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

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海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租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讀曰猝行宜少近具靳反古限民

名田以贍不足考異曰此事見食貨志不得其時荀紀載於榷鹽鐵之後今從之　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其言未施行食貨志荀紀　郎中令李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惑失道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遂引刀自剄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單于遣使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時董仲舒欲頗增和親之約考異曰此事見匈奴傳贊不得其時今附於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之後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

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音宴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匈奴博士狄山亦言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

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空虛邊民大困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按原本脫丞相以下二十字上下文意不屬今補入於是上遣山乘障使任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山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張湯匈奴傳是歲更五銖錢白金起

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定襄太守河東義縱為右内史河内太守陽陵王温舒為中尉中尉丞宜陽楊僕為主爵都尉百官表初縱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為關都尉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以鷹擊毛摯為治温舒至惡所為弗

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
取（音趣）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
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初溫舒以治
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
至廣平都尉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
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天子
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
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僕初以千

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酷吏傳

文成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封禪書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神道外堧地一畝葬其中當下吏自殺太常戚侯李信成坐縱蔡侵

道為隸臣百官表侯表李廣傳顏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　考異曰百官表作李信成侯表作季信成按信成必之曾孫也而灌嬰傳亦作李必當是侯表誤作季令從百官表是歲李敢為郎中令司馬安為廷尉安汲黯姊子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百官表汲黯傳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考異曰通鑑載於元狩六年按百官表元狩五年載郎中令李敢傳云代廣為郎中令項之擊傷青居無何從上至甘泉去病射殺敢居歲餘去病死然去病以元狩六年死則射敢當是五年明矣考荀紀亦載於五年兼六年無行幸甘泉令從荀紀附於五年上甘泉之後去

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李廣傳初置諫大夫丞相司直百官表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境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

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春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按百官表元狩四年李成信為太常二年免六年欒賁為太常無名充者疑世家有誤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青翟臣湯等昧

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葢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强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

僉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傅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其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開明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絶續蕭文終之後於酇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地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

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夏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曰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

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禄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丞相臣

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時閎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

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居雒陽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户天下膏腴地莫勝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

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三王世家三王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維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藩

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
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厥
有愆不臧廼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於戲保國乂民可
不敬與王其戒之賜燕王旦策曰於戲小子旦受兹元
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為漢藩輔
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朕命
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
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作菲德毋

廼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賜廣陵王胥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音通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三王世家武五子傳以卜式為齊王太傅平準書旦胥李姬子閎以母故尤愛幸

武五子傳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本末不相稱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考異曰徐廣謂在元狩四年按百官表四年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誹誅當是六年今書於六年六月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本紀徐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

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
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
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謁者給事中終軍
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
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
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
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
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

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

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終軍傳　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於徐偃出使之後）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薨（本紀）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曰景桓侯（去病傳）初霍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歸家娶婦生子光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仲孺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大

為買田宅奴婢而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傳通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帝初置百官表是歲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令丞相以四科辟士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皆試以其能信然後官之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

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漢儀又通典章帝詔復用

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杜氏釋曰武帝因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

西漢年紀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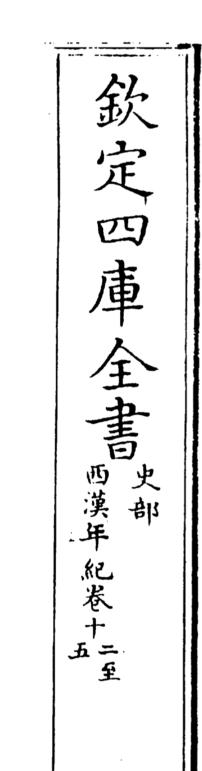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元鼎元年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按封禪書欒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得鼎武紀四年六月得鼎后土祠旁侯表四年四月乙巳欒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葢本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云天子已封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耳通鑑元年不書得鼎事今從之夏五月赦天下本紀是歲葢侯王信為太常百官

表

初王太后親田蚡而疏葢侯衛皇后冐母姓天下化之皆愛母黨而不愛父族同母異父兄弟則相穆同父異母即如路人上又以太后故愛修成君皇太后微時為金王孫生女在民間帝賜湯沐邑號修成君賞賜過於長公主兒寛諫曰夫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至於匈奴亦然此悖亂之道也皇后外家比有此事天下化之陛下又隨而效之臣懼風俗大壞傷絶天理弗起而救之臣恐四夷有輕中國之心願陛下察之上迺下詔曰禮異父昆弟無服異母昆弟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郭墉

謄録貢生臣王兆泰

西漢年紀卷十二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元光四年冬十二月丁亥地動（大事記）晦殺魏其侯竇嬰於渭城（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灌夫棄魏其侯市於元光五年十月漢書灌夫傳亦載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非也按傳既族灌夫殺竇嬰至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漢書本紀百官表史記大事記皆載蚡死於元光四年三月乙卯不應灌夫竇嬰之死反在蚡後明傳誤矣今從紀表）初嬰已為大將軍方盛田蚡為諸曹郎

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及蚡為丞相嬰失竇太后益踈不用無埶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夫獨否

蚡傳吳楚反時夫父張孟戰死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肎隨喪歸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以此名聞天下夫為人剛直使酒諸埶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許吏反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

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賔客為利權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家居卿相侍中賔客益衰及竇嬰失埶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容千容反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

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音灑又所寄反埽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之欲反蚡蚡不起夫從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

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埶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廼謾讀與慢同又莫連反好謝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後蚡言灌夫家在穎川横甚民苦之請按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名列侯宗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
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
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
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
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
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
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呫昌涉反囁
人涉反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

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
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古麾字夫夫出蚡遂怒
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騎縛夫置傳舍
名長史曰今日名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
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
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

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音忤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廼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廼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徒各反無可柰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

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卬（讀曰仰）視天俛畫地辟（普計反）睨（吾計反）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迺不知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輘（音凌）轢（郎擊反）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丕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

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
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
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
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
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
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

出止車門名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許吏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而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齰仕客反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步戶反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

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廼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按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書罪當棄市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乃聞有劾即陽病痱音肥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廼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灌夫傳

鄭當時貶秩為詹事當時傳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

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遠矣史記傳贊

春丞相田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灌夫共守笞欲殺之三月乙卯蚡死本紀蚡傳韓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上欲用為丞相使

視蹇甚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免安國傳百官表秋九月中尉張敺為御史大夫百官表敺為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敺傳是歲翁侯邯鄲坐行不請長信免侯表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史記年表德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對三雍宮文約指明帝色然難之謂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

知其意歸則縱酒聽樂漢名臣奏所載杜業奏春正月薨本紀考異曰帝語班馬不載而見名臣奏益河間王栗姬子太子榮同母弟也榮廢而武帝立固已不能無疑於栗氏子矣況德賢明如此而屬又稱兄此帝之所以尤不能無忌也德知其意歸而縱酒曾未三月而繼之以死益等死也當時之事勢如此而史氏不載幸其軼見於他說故後世得商其情焉以是推之史所諱晦因以湮沒而不傳者亦何可勝數豈獨此哉豈獨此哉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子不害嗣河間王傳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弋二反河間王所獻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樂禮樂志夏發巴蜀卒

千人治西南夷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西南夷傳）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

頸舉踵喁喁魚龍反然皆鄉讀曰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路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熢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之欲反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

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古野字）屮（古草字）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

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所具反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相如傳

秋七月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十萬然竟無子外戚世家

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大逆無道梟首於市

乙巳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罷退居長門宮紀傳竇太主數讓帝姊平陽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主曰用無子故廢耳外戚世家張湯治皇后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中大夫趙禹定諸律令湯禹傳湯作越宮律二十七篇禹作朝律六篇兩語見晋志時帝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

之屬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兩語見禹傳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讀為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刑法志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本紀菑川

國復推上公孫宏宏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初宏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宏廼移病免歸願更選國人固推宏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葢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古草字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數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許穢反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

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之欲反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宏對曰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卭舉反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頻寐反）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讀曰悦）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

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之謂仁明是非立可否之謂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扶問反）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雍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

惡受天之罸禹湯積徳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徳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為第一名見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宏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敝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敝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

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宏稱周公之治宏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宏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音巡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宏尚竊遲之上異其言宏每朝會議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考異曰漢書本紀以為元光元年宏對策宏傳以為元光五年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宏為左內史在元光五年荀紀亦載對策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記亦云宏以元光五年為國人所推上為賢良觀此則宏之再舉在元光五年明矣本紀續食之詔載於八月之後若此詔在八月則宏不應於今年已為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於年末耳今從通鑑添是歲兩字宏為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宏傳詹事鄭當時為大農令百官表當時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

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於已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然當時在朝常趨和胡卧反承意不敢甚斥臧否當時傳

下邽翟公為廷尉表載於此年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廼見胡電反見當時傳

以故御史大夫韓安國為中尉百官表

六年春大農鄭當時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

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河渠書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衛青出上谷公孫賀出雲中公孫敖出代李廣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唯青賜

爵關內侯考異曰漢書本紀載於春匈奴傳以為秋今從本紀秋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備胡本紀安國青匈奴傳傳以為冬今從本紀考異曰漢書本紀載於秋匈奴案韓安國傳及百官表安國以元光五年為中尉歲餘徙衛尉此本於五年書安國為中尉此處忽書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而此上不書從衛尉事疑有脫文是歲南夷始置郵亭史記大事記先是司馬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以為元光六年德茂

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冄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

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兹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爭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葢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

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所宜反）沈澹（徒濫反）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步千反）胝（竹尸反）無胈（步曷反）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兹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踀（初角反）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谹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是以

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懐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邉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纍號泣内鄉而怨曰盖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溥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巳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

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音忽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

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増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夫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懐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徳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相如傳

堂邑侯陳午薨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董偃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侯家主見其姣音狡好因留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内使散財交士令

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疾疾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偃上曰願謁主人翁公主脫簪珥音餌徒跣頓首謝因引偃隨主伏殿下上為之起常從游戲北宮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辟戟前諫上曰善考異曰通鑑載於元光五年非也外戚傳陳后廢明年陳午薨主寡居私近董偃按侯表堂邑侯陳午以孝文三年嗣侯四十八年薨當在元光六年如此則元光五年午尚未薨於竇太主豈得云寡居今載於陳午薨之年後又東方朔諫帝二事皆不得其時今附見於此

後
隆慮音閭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之欲反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

湯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
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召讓朔
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曰
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銷憂者莫若酒所
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上復以朔為
中郎賜帛百匹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畆上從
容問東方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
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

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徒奚反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音桓又音官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於粉反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户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瑇音代瑁音昧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叢字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

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宏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與謝同竹交反而已東方朔傳中大夫趙禹為中尉百官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十三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元朔元年冬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本紀衛子夫生男據外戚傳時上年二十九乃得皇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臯作禖祝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戾太子枚乘傳春三月立皇后衛氏本紀枚臯奏賦以戒終枚乘傳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及

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不可以配人主也外戚世家秋東夷薉君降置滄海郡通鑑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言事考異曰荀氏漢紀載于元光二年正以三人上書俱論匈奴時上用王恢策屯馬邑故附見于後然非其實也吕氏大事記載于元光元年以主父偃傳元光元年入關見衛將軍故附于此時然衛青元光五年方為將軍擊匈奴不應先以為稱恐俗所行本字有誤通鑑考異云誤以朔字為光字恐或然耳兼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以史攷之南夷置郵亭衛青燔龍城皆元光五年事畧薉州建滄海郡又元朔元年事不應徐樂先時言之三子皆諫伐匈奴正以衛青連歲出師之故通鑑載于元朔元年置滄海郡之後得之矣今從通鑑又

嚴安所論同姓弱州郡強一段此誠見于漢家安危治亂之端當是時也廷誠往往寃鼂錯之策惟恐同姓之不削而嚴安獨憂之故劉貽以為嚴安忼慨發憤謂千里之威即古之強國慮非安本無窮之計其後漢家正以中外单微王莽得不降堦序而運天下則嚴安豈無見而言哉通鑑削去此一段深所未諭偃始學長短縱横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閒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貣土得反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廼西入關見衛青青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賔客多厭之廼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

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

毆(與驅同)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生變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徒河反)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嚴安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

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

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强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

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傜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古諂字諛者衆曰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讀曰闢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禄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及秦皇帝崩天

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

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力瑞反）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女居反）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鉅依切）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

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火故反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

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讀曰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埶雖布衣窮居之士

或首難而危海内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埶雖有彊國勁兵不待還(讀曰旋)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埶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埶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

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讀曰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時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讀曰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

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主父偃等傳初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至是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事下公卿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燕王主父偃傳考異曰史記表載于此年漢本紀載于元朔二年今從史記年表魯恭王餘薨恭王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

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恭王傳　荀氏漢紀

二年冬賜淮南王安几杖毋朝通鑑考異曰漢書本紀曰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顏注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按年表菑川王志以孝文十六年立在位三十五年至元光五年薨今王乃其子建按建乃齊悼惠王之孫不應云諸父列蓋嗣位之二年亦無由免其朝謁當是紀誤今從通鑑刊去菑川王三字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本紀主父偃謀闚馬及弩不得出絕游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詿誤其君之罪上從之

而諸侯王合從之事絶矣（新序）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畧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遂取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按恩澤侯及功臣侯表衛青蘇建以三月丙辰封張次公以五月己巳封非一時此本連書之疑誤）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絶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鋭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敺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戸本紀青傳是時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平準書

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夏詔强宗大姓不得族居謝承後漢

書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考異曰荀紀載於建元二年置茂陵邑之後按本紀三年賜徙茂陵者錢則置陵之時固已徙民矣但是時衛青公孫宏皆未貴又元朔二年用主父偃說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郭解傳時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乃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齊王傳三年冬御史大夫張歐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家於陽陵歐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元朔二年按史記平

津侯傳云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宏為御史大夫荀紀亦載於三年今從史記荀紀

太史公曰仲尼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上欲以蓼侯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孔叢子通鑑

左内史公孫宏為御史大夫汲黯曰宏位三公奉禄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宏宏謝曰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

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宏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宏傳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迺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傳郭解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

所殺甚衆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許吏反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輙為報仇不使知也及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解兄子斷楊掾頭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久之得解窮治所犯吏奏解無辠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

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辠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考異曰通鑑載於元朔二年蓋因徙郭解事終言之按解傳御史大夫公孫宏當解大逆無道公孫宏除御史大夫在三年不應郭解之族反在二年也通鑑刊去御史大夫四字非是今從本傳載于公孫宏除御史大夫之後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讀曰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五奚反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音荀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它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

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讀曰者朱家所羞也游俠傳

班固曰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後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合從連衡力政爭強而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

夏四月匈奴單于太子於單來降封涉安侯侯表按原本不書封於單事夏四月下直接漢方欲

漢方欲事滅胡因欲事滅胡云云事義未安今補入

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寛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至大宛大宛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反至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譯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

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冦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穉斜逐於單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考異曰西南夷傳云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功臣表騫以元朔六年三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故因是歲伊穉斜立終言之上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騫匈奴大宛傳匈奴數萬

騎入代郡殺太守共讀曰龔友畧千餘人本紀匈奴傳六月庚午皇太后王氏崩本紀以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軍北軍見衛霍傳皇太后合葬陽陵本紀外戚傳是歲中大夫張湯為廷尉百官表南陽太守義縱薦杜周於湯湯以為廷尉史杜周傳時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千乘兒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

以為掾上寛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寛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是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宏等以寛傳兒寛為奏讞掾以古義決疑獄通鑑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奏讞疑必先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口計反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釋所治即上意所欲辠予監吏深刻

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文深意忌不專平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公孫宏數稱其美湯傳汝陰何比干為廷尉正與湯同時湯治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比干嘗學尚書于鼂錯東漢何敞傳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本紀

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丞相薛澤免以御史大夫公孫宏為丞相百官表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宏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葢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禄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襃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宏為平津侯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載元朔五年而史記侯表及漢書恩澤侯表乃載封侯于元朔三年然宏以拜為丞相故得封侯拜相既在五年不應封侯反在三年也當是五字誤作三字今載于五年是時上方興功業屢

舉賢良宏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宏傳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奉禄皆以給之西京雜記汲黯常毁儒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懐四夷汲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

民巧弄上分别文法張湯等數奏决讞以幸而黯常面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宏湯宏湯心深疾黯雖天子亦不説也汲黯傳

董仲舒為人廉直宏希世用事仲舒以宏為從諛宏嫉之膠西王端上凡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居家終不治産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自

漢興至於五世唯仲舒名為明春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數遣使者及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仲舒傳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小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

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按原本脱春大將軍以下至此衛青三子既封以下未有緣起今補入

衛青三子既封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柰何用為夫

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史記褚補夏四月丁未以河東太守九江番係為御史大夫百官表係在河東日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而緣反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

關中無與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河渠書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丞相宏御史大夫條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理崇化屬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

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

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本紀儒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
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
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
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
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
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
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

好學後陵遲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

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聲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

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扶尤反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

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公孫宏爲學官悼道之鬱滯請置弟子員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太常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免爲城旦侯表百官表

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音郭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輙伏辜免脱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

蓄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措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中大夫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立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内抗敝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

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及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

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吾邱壽王傳考異曰通鑑載于今年冬十一月公孫宏拜相之後按壽王對曰今陛下舉俊材興學官觀此蓋在博士置弟子員之後也置弟子員在今年六月不應挾弓弩對反在前也今移于置弟子員後又吾邱壽王傳云是時壽王為光祿大夫侍中攷百官表泰初元年武帝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公孫宏以元朔五年相元狩二年薨大初之元距元朔五年尚二十年不應壽王得預為之也明傳誤今改為中大夫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匈奴傳本紀是

歲中尉趙禹爲少府表百官

張湯凡事禹兩人交驩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禹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禹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張湯趙禹傳

詔募衛將軍青舍人以爲郎青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青青呼所舉舍人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禹曰吾聞將門之下

必有將類今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禹悉召舍人百餘人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青見此兩人貧意不平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仁對曰提桴鼔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安對曰決嫌疑定是非辯官治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安護北軍仁護邊田穀於河上褚先生補史記淮南王太子遷學

用斂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試被一再
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欲從軍者輒詣京師
被即欲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
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
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
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
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不聽王
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司漢

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即使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

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

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叛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初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音彭)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

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子勇反史讀曰勇王謀反事王奇其子孝材能佩之王印號曰將軍多給金錢招致賔客賔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扶萌反車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邛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閒而有

之望如是是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淮南衡山王傳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夏四月復將六將軍絶幕大克獲前將軍翕侯趙信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見急遂奔降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齊人甯乘説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

身食萬戸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讀曰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衛青傳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工堯反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匈奴傳是時也得

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士馬前後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

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平準書食貨志時方事匈奴河南人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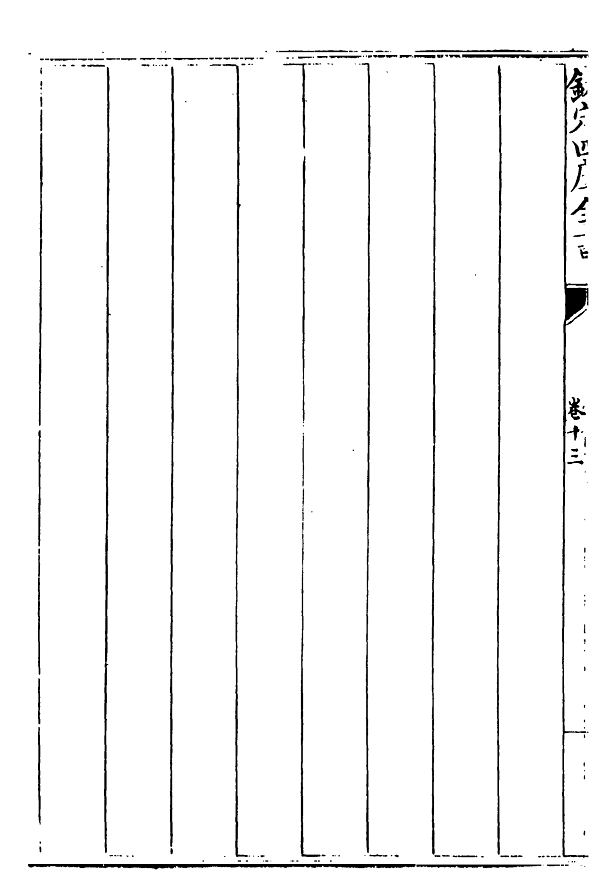
者貸土戴反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

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

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則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

語丞相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

法願陛下勿許不報數歲乃罷式卜式傳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十四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五蹄若麃（蒲交反）然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作白麟歌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謁者給事中濟南終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

與烏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内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禄罷讀曰疲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内矣履衆美而不足懐聖明而不專建三宫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

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宫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来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首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郈以應緝熈使著事者有紀焉葢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

以類推今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觧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後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竹仲反 本紀封禪書郊祀志軍傳司馬安為中尉百官表 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本紀先是淮南王安坐東宮名楚人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

臺也今臣亦見宫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

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覩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銷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犇走而東身死絶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大王不從臣計臣竊悲大王為羣

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上書於天子曰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

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宏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淮南事於宏宏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以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措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

行南越賔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絶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

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令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頳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

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内趙國人言曰絶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

勝兵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鐵鑿棘矜也公何以言其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天下嗷然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内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行化馳如神心有所懐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按淮南王及伍被傳此下有王曰茍如公言不可徼幸耶一段反覆百餘言此本不載當是脫落　王欲發中國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

石偽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絶豫章之口强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間猶可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

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與太子謀名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為觧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内史中尉不來無益也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絶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刑不殊被詰吏自告與王謀反吏捕索得反具以聞上

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
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
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
相坐與諸侯王列侯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
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
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懐詐偽
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
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

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宏廷尉湯等以聞淮南王伍被傳通鑑時田蚡已死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報天子皆以為是五行志史記儒林傳又令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國

除為九江郡淮南王傳岸頭侯張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侯表城陽王子有利侯釘音丁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王子侯表衡山王賜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

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聞即自剄殺王后太子爽及孝皆棄市諸與衡山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衡山王傳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

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平準書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

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公孫宏自以為無功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竹刃反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時病甚恐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不許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

視事宏傳夏四月丁卯立皇太子本紀　按原本脫丁卯以下六字今補入遻羣臣可為太子傅者石慶傳以石慶為太子太傅莊青翟為太子少傅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戾太子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於申公為博士上使與董仲舒議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比頻寐反輯與集同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

而善之儒林傳　五月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本紀　張騫言大夏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令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閒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駹音尨出冉出徙音斯出邛僰蒲北反　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

北方閉氏筰南方閉嶲先蘂反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

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

滇音顛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

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

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初漢欲通西

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

南夷張騫大宛西南夷傳通鑑是歲會稽太守朱買臣為主爵都尉

百官表初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

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横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買臣傳　樂安侯李蔡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本紀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宏薨壬辰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百官表本紀　宏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字直百金西京襍記宏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相位其後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邱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宏傳是日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荀紀　考異曰百官表載李蔡相於二年張湯為御史大夫於三年皆以三月壬辰日除疑其為一日也

益李蔡既為相故以湯補其闕耳及考荀氏漢紀乃併書於二年三月壬辰當是此時表本猶未誤耳而史記將相名臣表亦載湯除御史大夫於二年又長歷三年三月無壬辰益信今百官表為誤今從荀紀史記表

上既數征匈奴有功汲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及宏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已而宏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来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黯傳以冠軍侯霍去病為驃

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考異曰霍去病傳以為元狩三年春而漢書本紀載於二年春今從本紀擊匈奴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隃與踰同烏盭古戾字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之涉反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意曹反蘭皋下殺折上列反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下昆反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去病傳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音巡象能

言烏紀本驃騎將軍霍去病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畧數百人考異曰通鑑書於遣張騫李廣之後按本紀及匈奴傳云驃騎合騎侯出北地而匈奴入代郡鴈門漢復遣張騫李廣出右北平是騫廣之再遣正由匈奴之盜邊也今從本紀及匈奴傳漢使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考異曰本紀云李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按列傳廣將四千騎與匈奴戰漢兵死者過半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如此是亡其三千騎耳紀云亡其四千人獨身脫還非是今從列傳而去病出北地捕首虜甚

多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本紀霍去病李廣匈奴傳通鑑

東王寄薨初淮南王安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本紀膠東王傳秋匈奴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去病匈奴傳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考異曰漢書食貨志

云三萬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作二萬乘既至長安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平準書封渾邪王萬户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與氓同咸犇于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

河塞庶幾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驃騎將軍去病傳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夫人之貌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以為王夫人漢書外戚傳以為李夫人二書不同按少翁之死在元狩四年而褚先生在元狩六年帝欲王諸子時齊王閎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願居雒陽帝曰先帝以來無王雒陽者關東之國莫勝於齊乃立閎為齊王是元狩之六年王夫人尚無恙而少翁之死已二年矣豈得云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乎又外戚世家曰及衛后色衰而趙之王夫人幸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是李夫人又在王夫人後史記以為王夫人既不可漢書以為李夫人尤不可今除其姓云上有所幸夫人庶不牴牾耳天子自帷中望見

馬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考異曰通鑑載於四年按封禪書載於郊雍獲一角獸之明年當是元狩二年今從封禪書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封禪書重侯擔丁甘反坐不使人為秋請免擔河間獻王子也王子侯表三年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酇侯本紀時卜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

縣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　式又盡復與官卜式傳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

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縁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

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佗果反之其文龜直三

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有司言三銖錢輕易

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考異曰漢書本紀元狩五年云罷半兩錢行五

銖錢誤也按食貨志前已銷半兩錢鑄三銖錢後以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非行五銖而始廢半兩也食貨志又言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如是當是四年紀載於五年亦非是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

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

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

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

致富羡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徒計反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

有差事在元光六年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而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平準書食貨志天下事皆決於張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

侵漁於是痛繩以辠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病其隆貴如此（張湯傳）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卜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名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讀曰諷）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居畧反）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

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式傳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讀曰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讀曰悅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

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海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租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讀曰猝行宜少近具斬反古限民

名田以贍不足考異曰此事見食貨志不得其時荀紀載於榷鹽鐵之後今從之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寛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其言未施行食貨志荀紀郎中令李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惑失道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遂引刀自剄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單于遣使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時董仲舒欲頗增和親之約考異曰此事見匈奴傳贊不得其時今附於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之後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説也獨可説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

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音宴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匈奴博士狄山亦言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

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空虛邊民大困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别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按原本脱丞相以下二十字上下文意不屬今補入於是上遣山乘障使任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山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張湯匈奴傳是歲更五銖錢白金起

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定襄太守河東義縱為右內史河內太守陽陵王溫舒為中尉中尉丞宜陽楊僕為主爵都尉百官表

酷吏傳初縱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為關都尉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以鷹擊毛摯為治溫舒至惡所為弗

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音趣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初温舒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内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僕初以千

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酷吏傳

文成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封禪書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吏自殺太常戚侯李信成坐縱蔡侵

道為隸臣百官表侯表李廣傳顏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　考異曰百官表作李信成侯表作季信成按信成必之曾孫也而灌嬰傳亦作李必當是侯表誤作季令從百官表是歲李敢為郎中令司馬安為廷尉安汲黯姊子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百官表汲黯傳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　考異曰通鑑載於元狩六年按百官表元狩五年載郎中令李敢傳云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擊傷青居無何從上至甘泉去病射殺敢居歲餘去病死然去病以元狩六年死則射敢當是五年明矣考荀紀亦載於五年兼六年無行幸甘泉令從荀紀附於五年上甘泉之後去

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李廣傳　初置直諫大夫丞

相司直百官表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境之思慮暴骸

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

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

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春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按百官表元狩四年李成信為太常二年免六年欒賁為太常無名充者疑世家有誤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青翟臣湯等昧

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强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

僉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傅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其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開明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絶續蕭文終之後於酇襃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地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

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夏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曰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

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禄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丞相臣

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時閎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

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居雒陽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扼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户天下膏腴地莫勝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

立諸侯王臣眛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眛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三王世家三王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維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兹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藩

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
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
有愆不臧廼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於戲保國乂民可
不敬與王其戒之賜燕王旦策曰於戲小子旦受兹元
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為漢藩輔
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盗加以姦巧邊萌朕命
将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
犇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

毋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賜廣陵王胥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音通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三王世家武五子傳以卜式為齊王太傅平準書旦胥李姬子閎以母故尤愛幸

武五子傳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

尹齊王温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

出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

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本末不相稱

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湯奏當異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考異曰徐廣謂在元狩四年按百官表四年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誹誅當是六年令書於六年

六月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

行天下本紀徐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

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謁者給事中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巳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

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

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終軍傳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於徐偃出使之後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薨本紀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曰景桓侯去病傳初霍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歸家娶婦生子光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仲孺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大

為買田宅奴婢而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傳通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帝初置百官表是歲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令丞相以四科辟士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皆試以其能信然後官之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

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 漢儀又通典章帝詔復用

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杜氏釋曰武帝因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